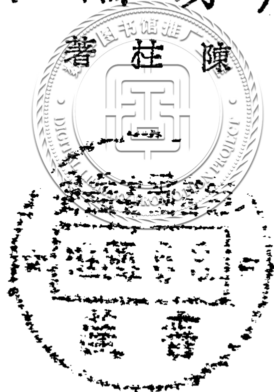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周易論略

陳柱著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江公雲卿遺象



吾族僻處山陬。而歷朝科第聯綿人文蔚起。蓋由我祖我宗。以耕讀傳家爲勸率而然也。科舉既廢。里中捌立小學。以訓育子姓。惟兵燹以後。墳籍蕩然。予 叔父漢珊公特購四部備要一部贈諸鄉校。俾治國學者有所考索。嘉惠後學。誠盛事也。愚兄弟趨庭之暇。稔聞 先君雲卿公稱述 先曾大父大文公讀書勵行之盛德。及 先大父采東公捐貲建祠之懿聞。輒殷殷以敬宗睦族相勗。予小子秉承 庭訓。毋敢或忘。近見海上書坊印行萬有文庫一種。卷帙浩博。而於各種科學之精要咸備。洵爲治科學者之津梁。爰承遺志。購詒族人。里中有此兩書。好學之子弟。雖杜門里衖。負笈無資。亦可致力自修。期學業之深造。更望里中父老。因是益搜求圖籍。以爲興立圖書館之美舉。他日者人才輩出。族姓光大。將以此爲其嚆矢焉。而先大夫未竟之素志。亦得以補償一二。是則愚兄弟之大願也。至於藏守護持。毋使放失。毋供鼠蠹。則有吾鄉校中有典守之責者在。是爲敘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歲次壬申仲夏旌德江庶咸笑逸嘯麓仝識

周易論略

陳柱著

國學小叢書

周易論略

易起於八卦。八卦爲文字之始。（若據管子言封泰山禪梁父者，七十二代；而夷吾所記，十有二焉。十有二者，起自無懷氏。則宓戲八卦，當亦有所本矣。）故自劉歆七略、班固漢書藝文志以來，多以易爲羣經之首。班氏且爲之說曰：

『六藝之文，樂以和神，仁之表也；詩以正言，義之用也；禮以明體，明者著見，故無訓也；書以廣聽，知之術也；春秋以斷事，信之符也。五者蓋五常之道，相須而備，而易爲之之原。』

是以易爲羣經之原，卽以易爲文學之原，可也。至易之撰述，古說不一；而漢書藝文志言之最爲詳明。其說曰：

『易曰：宓戲氏仰觀象於天，俯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，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

於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至於殷周之際，紂在上位，逆天暴物，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，天人之占可得而効；於是重易六爻，作上下篇。孔氏爲之彖、象、文言、序卦之屬十篇。故曰「易道深矣。人更三聖，世歷三古」。及秦燔書，而易爲筮卜之事，傳者不絕。漢興，田何傳之。訖於宣元，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，列於學官；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。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、孟、梁丘經，或脫去無咎悔亡；惟費氏經與古文同。」

班氏之說蓋本於司馬遷、楊雄。史記周本紀曰：

「西伯囚於羑里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。」

史記孔子世家曰：

「孔子晚而喜易，序彖、繫、象、說卦、文言。」

漢書楊雄傳曰：

「伏羲之作易也，綿絡天地，終以八卦；文王附六爻；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。」

故後儒謂易之文學最大之特色有四：一，卦畫始於宓戲，爲文學之始祖；二，經文成於文

王；三十翼成於孔子；四，易未嘗遭秦火，散亂比他經爲少也。西漢大儒皆以易爲宓戲、文王、孔子三人所作；至馬融注易，始以卦辭爲文王作，爻辭爲周公作。吳汝綸辨之曰：

「卦爻之辭，一人之作也。以卦辭爲文王，爻辭爲周公者，始於馬融、陸績，徒以「王享岐山」「箕子明夷」二事，以爲文王後事耳。不知王謂殷王，雖文王以前，何不可享岐山之有？箕子不用於紂久矣，亦不必至囚奴時始可言明夷也。何得以此二文遂縣定爲周公作哉？自古皆言文王演易，不言周公。文王旣爲卦辭，而不爲爻辭，是其業未卒也；若以用之卜筮，遇爻變何以爲占？且其文辭體例，無稍殊別；若周公續文王之業，亦豈必字摹句擬，唯恐其不肖似哉？」

則爻辭之非周公作，頗屬可信。至於重卦之事，異說滋多。王應麟云：

「重卦之人，王輔嗣以爲宓義，鄭康成之徒以爲神農，淳于俊云「包義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，神農演之爲六十四。」孫盛以爲夏禹。」

凡此諸說，與西漢大儒特異，與繫辭亦不合，不足信從。今以非本書所重，故存而不論焉。

易或稱周易，有以周爲代名者，易緯是也；有以周爲周普者，鄭康成是也。後儒辨說亦甚多。或又以爲西漢之人，未有稱易爲周易者。（羅惇曧說。）然周禮外史已有周易之名，斯亦未足深辨也。惟孔穎達云：

『文王所演，故謂之周易。猶周書、周禮，題周以別餘代。』

斯爲篤論。易者說文云：

『蜥易、蝘蜓，守宮也，象形。祕書說曰：

「日月爲易，象陰陽也。」』

蓋易之得名，取乎變易。由是引申，而有不易簡易二義。（略本鄭康成說。）鄭云：『夫乾，確然示人易矣；夫坤，隤然示人簡矣。易則易知，簡則易能。』此其易簡之法則也。又云『爲道也屢遷，變動不居，周流太虛，上下无常，剛柔相易，不可爲典要，惟變所適。』此言順時變易，出入移動者也。又云：『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；高卑以陳，貴賤位矣；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。』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。）蓋天地之道，無不變易之理；此必變易之理，卽至不易之理；此不易之理，

乃卽天地至簡易之理也。此易之定義也。至易文體，近人某氏著中國文學史云

「易之義在變動不居，故其文詞亦大異於尋常，而出之奇祕；蓋不如是，則不足以盡萬事萬物之變化也。故有如謠諺者，有如圖讖者，有如庾語者，有如箴言者；作者任天而動，有不知其然而然者。非盡有心爲詭譎，如後世耆隱僻之流，妖妄其字句。故易之文與風詩，雖作用不同，而自然之思想與節奏，則略相似，而又爲韻文之濫觴；可見文之用韻，出於天籟。故其體可謂最古。」

其論易之文體，亦可頗能得其大要。茲選易文，略爲講釋如下：

乾☰☰

乾，元亨利貞。初九，潛龍勿用。九二，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九三，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厲无咎。九四，或躍在淵，无咎。九五，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。上九，亢龍有悔。用九，見羣龍无首，吉。

彖曰：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乃統天。雲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大明終始，六位時成。時乘六龍

以御天。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。保合太和，乃利貞。首出庶物，萬國咸寧。

象曰：天行隨，（俗作『健』据趙汝楳正。）君子以自強不息。潛龍勿用，陽在下也。見龍在田，德施普也。終日乾乾，反復道也。或躍在淵，進无咎也。飛龍在天，大人造也。亢龍有悔，盈不可久也。用九，天德不可爲首也。

文言曰：元者，善之長也；亨者，嘉之會也；利者，義之和也；貞者，事之幹也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，嘉會足以合禮，利物足以和義，貞固足以幹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乾元亨利貞。初九曰：「潛龍勿用。」何謂也？子曰：『龍德而隱者也，不易乎世，不成乎名，遯世无悶。不見是而无悶，樂則行之，憂則違之，確乎其不可拔，潛龍也。』九二曰：「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」何謂也？子曰：『龍德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謹，閑邪存其誠，善世而不伐，德博而化。易曰：「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」君德也。』九三曰：「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夤无咎。」何謂也？子曰：『君子進德修業，欲及時也。忠信，所以進德也；修辭立其誠，所以居業也。知至，至之，可與幾也；知終，終之，可與存義也。是故，居上位而不驕，在

下位而不憂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，雖危无咎矣。』九四曰：「或躍在淵，无咎。」何謂也？子曰：『上下无常，非爲邪也。進退无恆，非離羣也。君子進德修業，欲及時也。故无咎』。九五曰：「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。」何謂也？子曰：『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水流溼，火就燥；雲從龍，風從虎；聖人作而萬物覩。本乎天者親上，本乎地者親下，則各從其類也。』上九曰：「亢龍有悔。」何謂也？子曰：『貴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賢人在下，位而无輔，是以動而有悔也。潛龍勿用，下也。見龍在田，時舍也。終日乾乾，行事也。或躍在淵，自試也。飛龍在天，上治也。亢龍有悔，窮之災也。乾元用九，天下治也。潛龍勿用，陽氣潛藏。見龍在田，天下文明。終日乾乾，與時偕行。或躍在淵，乾道乃革。飛龍在天，乃位乎天德。亢龍有悔，與時偕極。乾元用九，乃見天則。乾元者，始而亨者也。利貞者，性情也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大矣哉！大哉乾乎，剛健中正純粹精也。六爻發揮旁通情也。時乘六龍，以御天也。雲行雨施，天下平也。君子以成德爲行，日可見之行也。潛之爲言也，隱而未見，行而未成，是以君子弗用也。君子學以聚之，問以辨之，寬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易曰：

「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」君德也。九三，重剛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，雖危无咎矣。九四，重剛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中不在人，故或之；或之者，疑之也。故无咎。夫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，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。天且弗違，而況於人乎？況於鬼神乎？亢之爲言也，知進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喪。其惟聖人乎！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聖人乎！」

「乾元亨利貞，」古稱爲卦辭。「初九」以下至「見羣龍無首吉，」稱爲爻辭。「彖曰：」以下稱爲彖傳。「象曰：」以下，至「君子以自彊不息」爲大象傳。「潛龍勿用，陽在下也，」以下，至「不可爲首也，」爲小象傳。「文言曰」以下，至末，爲文言傳。

爻辭「龍」與「用」爲韻；「田」與「人」、「乾」、「夤」、「淵」、「天」、「人」等爲韻；「悔」與「首」爲韻。其造辭之奇險，用韻之變化，卽此可見一斑。「夕惕若夤」之「夤，」俗本作「厲。」顧亭林不知「厲」爲「夤」之誤，而謂「九二九四隔一爻，其義相承，

其音亦相承，』其說非也。

彖傳以『元』、『天』、『形』、『成』、『天』、『命』、『貞』、『寧』、爲韻。此則音韻鏗鏘，自然之致，又與爻辭之文大異矣。

小象傳以『下』與『普』爲韻，『道』與『咎』、『造』、『久』、『首』爲韻。文言有時而有韻時而無韻。『而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謹，』則『信』、『謹』爲韻；『居上位而不驕，在下位而不憂』則『驕』、『憂』爲韻。以下可由此類推，不復繁舉。此爲解經體之文。大抵文之用韻，一以便於記誦，二以增其情韻。易文之用韻，兩者均兼之。

至文言中『其惟聖人乎』句兩見。王肅本上句『聖人』作『愚人』，連上讀。或以上句爲衍文。此皆不知文法者也。首尾大呼聖人二句，文情加倍。此等文法，論語亦有其例。

『子曰：賢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』

論語此文，前後兩呼『賢哉回也，』與文言前後兩呼『其惟聖人乎，』文法正同。則又何必改爲愚人，何必以爲衍文乎？

坤 ䷁

坤，元亨，利牝馬之貞。君子有攸往，先迷，後得主，利。西南得朋，東北喪朋，安貞吉。初六，履霜，堅冰至。六二，直方大不習，无不利。六三，含章可貞，或從王事，无成有終。六四，括囊，无咎，无譽。六五，黃裳，元吉。上六，龍戰於野，其血玄黃。用六，利永貞。

彖曰：至哉坤元，萬物資生，乃順承天。坤厚載物，德合无疆，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。牝馬地類，行地无疆。柔順利貞，君子攸行。先迷失道，後順得常。西南得朋，乃與類行。東北喪朋，乃終有慶。安貞之吉，應地无疆。

象曰：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履霜堅冰，陰始凝也；馴致其用，至堅冰也。六二之動，直以方也。不習无不利，地道光也。含章可貞，以時發也。或從王事，知光大也。括囊无咎，愼不害也。黃裳元吉，文在中也。龍戰於野，其道窮也。用六永貞，以大終也。

文言曰：坤至柔而動也剛，至靜而德方，後得主而有常，含萬物而化光。坤道其順乎！承天而時行。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臣弒其君，子弒其父，非一朝一

夕之故，其由來者漸矣；由辨之不早辨也。易曰：「履霜，堅冰至，」蓋言順也。直，其正也；方，其義也。君子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。敬義立而德不孤，直方大，不習无不利，則不疑其所行也。陰雖有美，含之以從王事，弗敢成也。地道也，妻道也，臣道也。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。天地變化，草木蕃。天地閉，賢人隱。易曰：「括囊，无咎无譽。」蓋言謹也。君子黃中通理，正位居體；美在其中，而暢於四支，發於事業，美之至也。陰疑於陽必戰，爲其嫌於无陽也，故稱龍焉；猶未離其類也，故稱血焉。夫玄黃者，天地之雜也；天玄而地黃。

此卦辭以『朋』字爲韻。爻辭以『霜』、『方』、『章』、『囊』、『裳』、『黃』等字爲韻。而初六之『冰』字，與六三之『貞』、『成』字，『用六利永貞』之『貞』字，亦皆爲韻。六四之『譽』與上六之『野，』又相爲韻。其用韻變化無方如此。至於彖、象、文言之韻，讀者易知，茲不再贅。唐蔚之先生云：

『凡文之發揚蹈厲者，俱用陽韻，讀詩江漢、長發、殷武諸詩可見。坤係純陰之卦，而爻辭皆用陽韻，而彖傳、文言傳亦用陽韻者，爲其嫌於无陽也。然用陽韻，而文仍係純陰

之質，所謂陰爲體而陽爲用也。於此可見聖人文章之妙，夐絕千古。』

又云：

『坤文言係贊體，與乾卦文言銓釋之體不相類，亦天地間之至文也。』

則易經文章變化之妙，可略見矣。而吳汝綸則疑文言爲非孔子作，其言曰：

『太史公以文言爲孔子作；而歐陽公據篇首穆姜之言以爲非孔子。且云「左氏著書，亦欲信今傳後；若本孔子之言，而以爲出於穆姜，其誰信之？」立說可謂至辨。後人雖欲曲護文言，不能奪也。至謂「子曰」爲講師之言，則似未審。凡易傳所引「子曰」固皆孔子也。余向謂文言自「乾元者，始而亨者也，」以下，所說乾坤二卦爲一篇，乃孔子之文言。其前釋四德，及引「子曰」云者，與再釋六爻之詞，皆七十子之後所增。其文牴牾重複，蓋本自爲附論，而傳寫者妄合後文爲一，當太史公時，蓋猶然可辨也。今覆讀之，前後雖非一手；而後文兼釋孔子之彖。其云：「六爻發揮旁通，情也。時乘六龍，以御天也。」蓋云彖之所謂「時乘六龍以御天」者，乃「六爻發揮旁通」之說

也所謂「雲行雨施」者，乃「天下平之事」也。若以爲孔子作，則此數言與彖復重爲贅詞矣。「坤道其順乎，承天而時行，」亦釋彖「乃順承天」之義。其於小象、乾五之「大人聚」，坤初之「馴致其道，」皆疏通證明之。是又在小象之後。然則其猶在七十子商瞿、子弓之徒之後者歟？李心傳云：「繫詞、文言皆後人取夫子之說而彙次之，故文勢與中庸相似。」其說是也。然則太史公所云「孔子爲之說卦、文言」者，乃謂繫詞、文言中所引孔子諸說耳。豈謂全篇皆孔子作哉？』

又云：

『荀子非相篇：「括囊，无咎，無譽，腐儒之謂也。」今象以爲愼，文言以爲賢人隱，與荀子義異。象、文言疑皆在荀後，荀義爲長。』

吳說固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；然亦有不可盡信者。古人引成語，非如後人體例，必著明出處。此非有意攘奪；實以古人立言原無好名之心，故時而引其出處以爲證實，時而脫口卽出，竟若本人之言。如論語學而篇云：

『有子曰：「其爲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鮮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；孝弟也者，其爲人之本與！」』

而劉向說苑建本篇則云：

『孔子曰：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」夫本不正者末必倚，始不盛者終必衰。詩云：「原隰既平，泉流既淸；」本立而道生。』

觀此則『君子務本』二語，据論語則爲有子之言；据說苑則爲孔子之言。劉向在漢，號稱博極羣書，其所著書亦欲信今傳後；豈有論語有子之言，尙不省察，而誤以爲孔子之言者乎？然則如歐陽修、吳汝綸之說，將論語亦後人所僞乎？吾以爲孔子固嘗有是言，故有子亦言之，不明引其爲孔子之語，故後世亦以爲出於有子；而劉向所見古書，則有著明爲孔子語者，故說苑引之如此也。文言四德之說，其爲穆姜之言；而孔子用之，不復稱引其人，亦此例也。且此猶可謂爲單辭片語也。荀悅前漢紀卷二十八云：

『荀悅曰：「天子建國，諸侯立家，自卿大夫以下，至於士庶人，爲有等差。是以民服其

上，而下無覬覦。」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政不在大夫。」百官有司，奉治令以修所職；失職有誅，侵官有罪。夫然，故上下相順，庶事治焉。周室既衰，禮樂侵伐自諸侯出。桓文之後，大夫世權，陪臣執國命。陵遲以至於戰國，合縱連衡，易政爭強。由此列國公子，魏有信陵，趙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齊有孟嘗，皆藉王公之勢，競爲游俠，鷄鳴狗盜無不賓禮。而趙相虞卿，棄國捐君，以周窮交，拔魏齊之厄。信陵無忌，竊符矯命，殺將專師，以赴平原之急。皆取重諸侯，顯名天下。搤腕游談者，以四豪爲稱首。於是背親死黨之義成，守職奉上之道廢矣。及漢興，禁網疎闊，未之匡正。是以代相陳豨，從車千乘；而吳濞淮南，皆招賓客以千數；外戚魏其、武安之徒，皆競逐於京師，希交游於天下；劇孟、郭解之徒，皆馳騖於閭閻，權行州縣，力折公卿。衆庶覬其名迹，榮而慕之。雖陷刑辟，自爲殺身成名，若季路、仇牧死而不悔也。故曾子曰：「上失其教，民散久矣。」非明王在上，示之以好惡，齊之以禮法，民何由知禁而反正乎？古之正法：五伯，三王之罪人也；六國，五伯之罪人也；夫四豪，六國之罪人也。况郭解之倫，以匹夫之細，竊生殺之權，罪已不容於誅矣。

然觀其溫良、汎愛、賙急、謙退不伐，亦有絕異之資；惜乎不入道德，苟放縱於末流，殺身亡宗，非不幸也。自魏其、武安、淮南之徒，天子切齒，至於衞、霍改節；然郡國豪傑，處處皆有，京師親戚，冠蓋相望，亦古今之常，莫足言者。唯王氏五族，賓客爲威，而樓護爲師；諸公之間，陳遵爲雄桀；閭里之俠，獨涉爲魁首。

此文全鈔班固漢書游俠傳序論，而略改省字句而已。今將班氏原文，錄之於後，以便對勘。

『古者天子建國，諸侯立家，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，各有等差。是以民服事其上，而下無覬覦。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政不在大夫。」百官有司，奉法承令，以修所職；失職有誅，侵官有罰。夫然，故上下相順，而庶事理焉。周室既微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桓文之後，大夫世權，陪臣執命。陵夷至於戰國，合縱連橫，力政爭彊。繇是列國公子，魏有信陵，趙有平原，齊有孟嘗，楚有春申，皆藉王公之勢，競爲游俠，雞鳴狗盜，無不賓禮。而趙相虞卿，棄國捐君，以周窮交魏齊之厄。信陵無忌，竊符矯命，戮將專師，以赴平原之急。皆以取

重諸侯，顯名天下。搤擥而游談者，以四豪爲稱首。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，守職奉上之義廢矣。及至漢興，禁網疏闊，未之匡改也。是故代相陳豨，從車千乘；而吳濞淮南，皆招賓客以千數；外戚大臣魏其、武安之屬，競逐於京師；布衣游俠劇孟、郭解之徒，馳騖於閭閻，權行州域，力折公侯。衆庶榮其名迹，覬而慕之。雖其陷於刑辟，自與殺身成名，若季路仇牧，死而不悔也。故曾子曰：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」非明王在上，視之以好惡，齊之以禮法，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？古之正法：五伯，三王之辠人也；而六國，五伯之辠人也；夫四豪者，又六國之辠人也。况於郭解之倫，以匹夫之細，竊殺生之權，其辠已不容於誅矣。觀其溫良汎愛，振窮周急，謙退不伐，亦皆有絕異之姿；惜乎其不入於道德，苟放縱於末流，殺身亡宗，非不幸也。自魏其、武安、淮南之後，天子切齒，衞霍改節；然郡國豪桀處處皆有，京師親戚，冠蓋相望，亦古今常道，莫足言者。唯成帝時，外家王氏賓客爲盛，而樓護爲師；及王莽時，諸公之間，陳遵爲雄，閭里之俠，原涉爲魁。』

然荀氏於漢紀，不特不出班固之名，且加『荀悅曰』三字；然則如歐陽氏、吳氏之說，今

之漢書，亦後人所增竄邪？不然，則荀氏著書亦欲信今傳後，倘漢書果有其言，寧得以爲己語邪？荀氏如此，則左氏可知矣。蓋沿前人舊說，出其人之姓名與否，各隨文便，實古人行文之通例。兩漢文士，猶多如此。如漢書陳勝項籍傳贊，前用賈生過秦論，則冠以『昔賈生之過秦曰』七字；後用太史公史記項籍本紀贊語，則於『攻守之埶異也』下，直接『周生亦有言，舜蓋重瞳子』云云，不復出『太史公曰』等字。倘今無史記，將不知其爲賈生之言，抑班氏之言矣。然則古人之文例，不如後世之謹而明，可以知已。吳氏深信歐陽氏之說，以爲不可奪，殆未之深考矣。至吳氏引荀子腐儒之說，與坤文言相反，似爲文言後於荀子之鐵證。然周秦人釋經，不必盡同經文，不能盡据以疑經。此其故，或因所据本有異，或傳寫脫誤之故。如无妄『六二，不耕穫，不菑畬，則利有攸往，』而禮坊記所引，則作『不耕穫，不菑畬，凶。』（馬其昶謂坊記所引衍『凶』字，脫『利有攸往』四字。）與今易大反，又可据此以疑爻辭邪？漢儒治經，於易於禮，兩皆習之，而未嘗疑焉。蓋明知古例如此也。况荀子所謂腐儒乃解大過九五之文，原非坤之文言乎？近儒馬其昶云：

『大過「九五，无咎，无譽，」承坤之「括囊，无咎，无譽」而言，易文前後相承，有此例也。以无譽而免咎，在坤可也，當大過之時，利有攸往，而以純陰括囊之道處之，亦可醜矣。「可醜」卽釋「无譽」。荀卿譏「括囊」爲腐儒；漢書車千秋傳贊云：「括囊不言，彼哉彼哉；」荀班所譏，皆此爻當之。蓋无咎无譽卽所謂「括囊」也。』

此言頗當。班氏所譏，正與荀同。寧可引班氏之言以爲文言，且出於漢書之後邪？然今之文言傳等，文氣亦頗多駁雜，必非孔子原本，又敢斷言也。日人大橋正順云：

『十翼之出孔子，始見史記；而經傳無徵，故歐陽修始疑之；而後諸家辨駁，無所不至。然史遷嘗引易大傳，則其說非刱於史遷，漢以前所傳蓋如此也。今檢其文，體裁各不同，決非一人一手之作；而往往有深意妙旨，不可易者。王申子曰：繫辭之文，先儒多疑其錯亂，以爲非夫子所作；然其間發明作易之要，示人用易之法，委曲詳盡，有條有理，非胸有全易不能道。此言可以槪論十翼矣。』

又日人並木正韶云：

『卦畫之作於伏羲，天下後世，無有一人容疑者，以繫辭有明文也。彖爻之繫於文周，十翼之傳於孔子，後儒往往有議之者。夫自商瞿於孔子以下，傳授次第，班所記，詳明如此；而謂十翼非孔子作者，豈班史之妄耶？余讀繫辭傳，往往以「子曰」發之，果非孔子親筆也。然其闡發顯微，陰陽造化之跡，鬼神天人之奧，莫不開發明示焉。非聖人其孰與於此？且與思孟之言，實相表裏，豈假托聖言者之所得而儗乎哉？余故以夫子門人述聖言斷之，蓋商瞿橋庇之徒錄之也。』

此言頗為近之。余以為孔子固常作文言、繫詞等；後之學者，復採掇舊言，有所增益。故其言理精粹，非他人所能為；而文筆重複錯亂，頗失其眞矣。本書不重考据，對此問題，本可從略；惟以關於古代文例，故不殫詞費而論之云爾。

經之卦爻辭與傳之彖象文言，本各自為書，不相雜廁；後之注易者，以求便於誦讀，故乃始合之。魏志云：

『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俊曰：今彖象不連經文，而注連之，何也？俊對曰：鄭康成合彖

象於經，欲使學者尋省易了。孔子恐與文王相亂，是以不合。』

據此知以彖象等連經，殆始鄭玄；然其如何連綴，今已不可復考。今王弼注本，則乾卦、彖、象、雖連於經文，而尙各爲段落；至坤以後，則各爻小象分散於各爻之下。或者以乾卦係王弼仍鄭本之舊；而自坤以後，則王氏所分，亦頗近之。

王弼本屯卦：

屯䷂

屯，元亨利貞，勿用有攸往，利建侯。彖曰：屯，剛柔始交而難生。動乎險中，大亨貞。雷雨之動滿盈。天造草昧，宜建侯而不寧。象曰：雲雷屯，君子以經綸。初九，磐桓，利居貞，利建侯。象曰：雖磐桓，志行正也。以貴下賤，大得民也。六二，屯如邅如，乘馬班如。匪寇婚媾，女子貞不字，十年乃字。象曰：六二之難，乘剛也。十年乃字，反常也。六三，卽鹿无虞，惟入於林中。君子幾不如舍，往吝。象曰：卽鹿无虞，以從禽也。君子舍之，往吝窮也。六四，乘馬班如，求婚媾，往吉无不利。象曰：求而往，明也。九五，屯其膏，小貞吉，大貞凶。象曰：屯其膏，施未

光也。上六，乘馬班如，泣血漣如。象曰：泣血漣如，何可長也？

如此則爻象雜廁，爻象之韻語全亂，而文體乃大非本來面目矣。是決不可從者也。

大象傳原亦自爲一篇；俗本分插各卦之內，致受割裂之病。今仍連爲一篇，以見其文章之奇焉。

大象傳

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彊不息。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雲雷屯，君子以經綸。山下出泉，蒙，君子以果行育德。雲上於天，需，君子以飲食宴樂。天與水違行，訟，君子以作事謀始。地中有水，師，君子以容民畜衆。地上有水，比，先王以建萬國，親諸侯。風行天上，小畜，君子以懿文德。上天下澤，履，君子以辯上下，定民志。天地交，泰，后以財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天地不交，否，君子以儉德辟難，不可榮以祿。天與火，同人，君子以類族辨物。火在天上，大有，君子以遏惡揚善，順天休命。地中有山，謙，君子以裒多益寡，稱物平施。雷出地奮，豫，先王以作樂崇德，殷薦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澤中有雷，隨，君子以嚮

晦入宴息。山下有風，蠱，君子以振民育德。澤上有地，臨，君子以教思无窮，容保民無疆。風行地上，觀，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。雷電，噬嗑，先王以明罰勑法。山下有火，賁，君子以明庶政，无敢折獄。山附於地，剝，上以厚下安宅。雷在地中，復，先王以至日閉關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。天下雷行，物與无妄，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。天在山中，大畜，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山下有雷，頤，君子以愼言語，節飲食。澤滅木，大過，君子以獨立不懼，遯世無悶。水洊至，習坎，君子以常德行，習教事。明兩作，離，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。山上有澤，咸，君子以虛受人。雷風，恆，君子以立不易方。天下有山，遯，君子以遠小人，不惡而嚴。雷在天上，大壯，君子以非禮弗履。明出地上，晉，君子以昭明德。明入地中，明夷，君子以蒞衆，用晦而明。風自火出，家人，君子以言物而行有恆。上火下澤，睽，君子以同而異。山上有水，蹇，君子以反身修德。雷雨作，解，君子以赦過宥罪。山下有澤，損，君子以懲忿窒慾。風雷，益，君子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。澤上於天，夬，君子以施祿及下，居德則忌。天下有風，姤，后以施命誥四方。澤上於地，萃，君子以除戎器，戒不虞。地中生木，升，君子

以順德，積小以高大。澤无水，困，君子以致命遂志。木上有水，井，君子以勞民勸相。澤中有火，革，君子以治厤明時。木上有火，鼎，君子以正位凝命。洊雷震，君子以恐懼修省。兼山艮，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。山上有木，漸，君子以居賢德善俗。澤上有雷，歸妹，君子以永終知敝。雷電交至，豐，君子以折獄致刑。山上有火，旅，君子以明愼用刑，而不留獄。隨風巽，君子以申命行事。麗澤，兌，君子以朋友講習。風行水上，渙，先王以享於帝立廟。澤上有水，節，君子以制度數，議德行。澤上有風，中孚，君子以議獄緩死。山上有雷，小過，君子以行過乎恭，表過乎哀，用過乎儉。水在火上，既濟，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。火在水上，未濟，君子以愼辨物居方。

統觀全篇，其文之奇整變化，不可方物，誠古今之奇文也。

繫辭文體，昔人言其似中庸，誠非虛語；但其中亦多顚倒錯亂，蓋雖不經秦火，而年代久遠，亦不能無訛失，其勢然也。繫辭分上下傳，文長，不能盡論。今略爲節錄一二段，以見一斑云爾。

節錄繫辭：

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。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。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，吉凶生矣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變化見矣。是故剛柔相摩，八卦相盪。鼓之以雷霆，潤之以風雨。日月運行，一寒一暑。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。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。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。易知則有親，易從則有功。有親則可久，有功則可大。可久則賢人之德，可大則賢人之業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。天下之理得，而成位乎其中矣。

聖人設卦觀象，繫辭焉而明吉凶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。是故，吉凶者，失德之象也。悔吝者，憂虞之象也。變化者，進退之象也。剛柔者，晝夜之象也。六爻之動，三極之道也。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，易之序也。所樂而玩者，爻之辭也。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，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。是以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

彖者，言乎象者也。爻者，言乎變者也。吉凶者，言乎其失德也。悔吝者，言乎其小疵也。无咎者，善補過也。是故列貴賤者，存乎位。齊大小者，存乎卦。辨吉凶者，存乎辭。憂悔吝者，

存乎介。震无咎者，存乎悔。是故卦有大小，辭有險易。辭也者各指其所之。易與天地準，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。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。原始反終，是故知生死之說。

精氣爲物，遊魂爲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與天地相似，故不違。知周乎萬物，而道濟天下，故不過。旁行而不流，樂天知命，故不憂。安土敦乎仁，故能愛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，故神无方而易无體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

顯諸仁，藏諸用，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。盛德大業，至乎哉！富有之謂大業。日新之謂盛德。生生之謂易。成象之謂乾。效法之謂坤。極數知來之謂占。通變之謂事。陰陽不測之謂神。夫易，廣矣大矣。以言乎遠，則不禦。以言乎邇，則不靜而正。以言乎天地之間，則備矣。夫乾，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是以大生焉。夫坤，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，是以廣生焉。廣

大配天地，變通配四時，陰陽之義配日月，易簡之善配至德。（上傳）

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。於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作結繩而爲罔罟，以佃以漁，蓋取諸離。包羲氏沒，神農氏作，斲木爲耜，揉木爲耒，耒耨之利，以教天下，蓋取諸益。日中爲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貨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蓋取諸噬嗑。神農氏沒，黃帝、堯、舜氏作。通其變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易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是以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黃帝、堯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蓋取諸乾坤。刳木爲舟，剡木爲楫，舟楫之利，以濟不通，致遠以利天下，蓋取諸渙。服牛乘馬，引重致遠，以利天下，蓋取諸隨。重門擊柝，以待暴客，蓋取諸豫。斷木爲杵，掘地爲臼；臼杵之利，萬民以濟，蓋取諸小過。弦木爲弧，剡木爲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蓋取諸睽。上古穴居而野處，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，上棟下宇，以待風雨，蓋取諸大壯。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不封不樹，喪期無數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，蓋取諸大過。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百

官以治，萬民以察，蓋取諸夬。（下傳）

其文辭之大體，於此可見。然繫辭文體，實多不淳，有解釋爻詞甚似文言傳者，故昔人謂卽諸卦文言之錯簡。茲錄之如下：

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，吾與爾靡之。子曰：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善，則千里之外應之，況其邇者乎。居其室，出其言不善，則千里之外違之，況其邇者乎。言出乎身，加乎民；行發乎邇，見乎遠。言行，君子之樞機；樞機之發，榮辱之主也。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，可不愼乎。

同人，先號咷而後笑。子曰：君子之道，或出或處，或默或語。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。同心之言，其臭如蘭。

初六，藉用白茅，无咎。子曰：苟錯諸地而可矣，藉之用茅，何咎之有？愼之至也。夫茅之爲物薄，而用可重也。愼斯術也，以往，其无所失矣。

勞謙，君子有終，吉。子曰：勞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，厚之至也。語以其功，下人者也。德言盛，

禮言恭。謙也者，致恭以存其位者也。

亢龍有悔。子曰：貴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賢人在下位而无輔，是以動而有悔也。

不出戶庭，无咎。子曰：亂之所生也，則言語以爲階。君子不密則失臣，臣不密則失身，幾事不密則害成，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。

子曰：作易者其知盜乎？易曰：「負且乘，致寇至。」負也者，小人之事也。乘也者，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盜思奪之矣。上慢下暴，盜思伐之矣。慢藏誨盜，冶容誨淫。易曰：「負且乘致寇至，」盜之招也。

易曰：「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」子曰：祐也者，助也。天之所助者，順也；人之所助者，信也。履信思乎順，又以尙賢也。是以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也。（以上上傳）

易曰：「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。」子曰：天下何思何慮！天下同歸而殊塗，一致而百慮，天下何思何慮！

易曰：「困於石，據於蒺藜，入於其宮，不見其妻，凶。」子曰：非所困而困焉，名必辱。非所

據而據焉，身必危。既辱且危，死期將至，妻其可得見邪？易曰：「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，獲之，无不利。」子曰：隼者，禽也。弓矢者，器也。射之者，人也。君子藏器於身，待時而動，何不利之有？動而不括，是以出而有獲，語成器而動者也。子曰：小人不恥不仁，不畏不義，不見利不勸，不威不懲。小懲而大誡，此小人之福也。易曰：「屨校滅趾，无咎。」此之謂也。

善不積，不足以成名；惡不積，不足以滅身。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，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，故惡積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可解。易曰：「何校滅耳，凶。」子曰：危者，安其位者也。亡者，保其存者也。亂者，有其治者也。是故，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亂，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。易曰：「其亡！其亡！繫於苞桑。」子曰：德薄而位尊，知小而謀大，力小而任重，鮮不及矣。易曰：「鼎折足，覆公餗，其形渥，凶。」言不勝其任也。

子曰：知幾其神乎，君子上交不諂，下交不瀆，其知幾乎？幾者動之微，言之先見者也。君

子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。易曰：「介於石不終日，貞吉。」介如石焉，寧用終日？斷可識矣。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剛，萬夫之望。

子曰：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？有不善，未嘗不知之；知之，未嘗復行也。易曰：「不遠復，无祇悔，元吉。」

天地絪縕，萬物化醇；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。易曰：「三人行，則損一人；一人行，則得其友。」言致一也。

子曰：君子安其身而後動，易其心而後語，定其交而後求：君子修此三者，故全也。危以動，則民不與也。懼以語，則民不應也。无交而求，則民不應也。莫之與，則傷之者至矣。易曰：「莫益之，或擊之，立心勿恆，凶。」（以上下傳）

覲上文『亢龍有悔』一節，爲今乾卦文言傳之文。則其他所釋諸爻之文，謂卽他卦之文言傳，亦未可謂盡無據也。意者孔子嘗作文言傳，略釋諸卦之爻辭，而乾坤二卦言之獨詳；他卦則簡有缺，原自爲一篇；後之學者乃獨類集乾坤二卦之文言，而以其餘散廁於繫傳邪？

理或然也。文既甚似文言，故有竟據以編入文言者。馬國翰云：

『湛若水修復古易經訓，謂舊本多有錯簡重複，如「亢龍有悔」以下十九條，乃文言之文，而錯簡散佚於繫辭。吳澄易纂言以繫辭傳引一十八節，並移入文言傳。近見洛川賈構著繫辭本解，凡語似文言者出之，踵吳氏而尤甚。雖發理均有可觀，而汨亂古經，未免率臆之失矣。』

汨亂經文，固大不可；然倘注明原本，則雖有移動，亦未爲汨亂也。

節錄說卦傳

『乾爲天，爲圜，爲君，爲父，爲玉，爲金，爲寒，爲冰，爲大赤，爲良馬，爲老馬，爲瘠馬，爲駁馬，爲木果。坤爲地，爲母，爲布，爲釜，爲吝嗇，爲均，爲子母牛，爲大輿，爲文，爲衆，爲柄，其於地也，爲黑。』

此說卦傳之文體也。近儒劉師培云：

『說卦傳多用易經古象詞，乃偏於言象者；若繫詞則偏於言理。』

蓋古本有易象用之於卜筮，而孔子傳焉。今說卦所載之易象是也。蓋易爻之詞，本多假象，如乾之龍，坤之牝馬，履之虎尾之類，不勝枚舉。說卦之文亦多原於此。近人某氏著中國文學史，謂易爻取象爲文中假借詞之最古者，至今沿用不絕，蓋卽駢儷文詞藻之濫觴。斯亦可見爻辭說卦之文體，影響於後世文學之重大矣。

序卦文體，語如連珠，理尤入妙。茲錄之如下：

序卦傳：

『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。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，故受之以屯；屯者盈也，屯者物之始生也。物生必蒙，故受之以蒙；蒙者蒙也，物之穉也。物穉不可不養也，故受之以需；需者飮食之道也。飮食必有訟，故受之以訟。訟必有衆起，故受之以師；師者衆也。衆必有比，故受之以比；比者比也。比必有所畜，故受之以小畜。物畜然後有禮，故受之以履。履而泰然後安，故受之以泰；泰者通也。物不可以終通，故受之以否。物不可以終否，故受之與同人。與人同者，物必歸焉，故受之以大有。有大者不可以盈，故受之以謙。有大而能

謙必豫，故受之以豫。豫必有隨，故受之以隨。以喜隨人者必有事，故受之以蠱；蠱者事也。有事而後有大，故受之以臨；臨者大也。物大然後可觀，故受之以觀。可觀然後有所合，故受之以噬嗑；嗑者合也。物不可以苟合而已，故受之以賁；賁者飾也。致飾然後亨則盡矣，故受之以剝；剝者剝也。物不可以終盡，剝窮上反下，故受之以復。復則不妄矣，故受之以無妄。有无妄然後可畜，故受之以大畜。物畜然後可養，故受之以頤；頤者養也。不養則不可動，故受之以大過。物不可以終過，故受之以坎；坎者陷也。陷必有所麗，故受之以離；離者麗也。

有天地，然後有萬物。有萬物，然後有男女。有男女，然後有夫婦。有夫婦，然後有父子。有父子，然後有君臣。有君臣，然後有上下。有上下，然後禮義有所措。夫婦之道，不可以不久也。故受之以恆；恆者久也。物不可以久居其所，故受之以遯；遯者退也。物不可以終遯，故受之以大壯。物不可以終壯，故受之以晉；晉者進也。進必有所傷，故受之以明夷；夷者傷也。傷於外者必反其家，故受之以家人。家道窮必乖，故受之以睽；睽者乖也。乖

必有難，故受之以蹇；蹇者難也。物不可以終難，故受之以解；解者緩也。緩必有所失，故受之以損。損而不已，必益。益而不已，必決，故受之以夬；夬者決也。決必有所遇，故受之以姤；姤者遇也。物相遇而後聚，故受之以萃；萃者聚也。聚而上者謂之升，升而不已必困，故受之以困。困乎上者必反下，故受之以井。井道不可不革，故受之以革。革物者莫若鼎，故受之鼎。主器者莫若長子，故受之以震；震者動也。物不可以終動，動必止之，故受之以艮；艮者止也。物不可以終止，故受之以漸；漸者進也。進必有所歸，故受之以歸妹。得其所歸者必大，故受之以豐；豐者大也。窮大者必失其居，故受之以旅。旅而無所容，故受之以巽；巽者入也。入而後說之，故受之以兌；兌者說也。說而後散之，故受之以渙；渙者離也。物不可而終離，故受之以節。節而信之，故受之以中孚。有其信者必行之，故受之以小過。有過物者必濟，故受之以既濟。物不可窮也，故受之以未濟終焉。』

此文『離者麗也』以下，或更有『麗必有所感，故受之以咸；咸者感也』三句。然吳汝綸云：

『序卦分上下二篇，故下經另起。』

據此則下經另起，是『麗必有所感……』三句，必後人所增；刪之，則文之發端與上篇之體例合。至其文體之結構，則周弘正之言爲最得其要。其言云：

『序卦以六門相攝，如乾次坤，泰次否等，是天道運數門也。如訟必有師，師必有比等，是人事門也。如因小畜生履，因履故通等，是相因門也。如遯極反壯，動竟歸止等，是相反門也。如大有須謙，蒙穉待養等，是相須門也。如賁盡到剝，進極致傷等，是相病門也。』

此言幾括盡此篇之作法。而吾師唐蔚芝先生亦云：

『序卦文序諸卦次第，驟讀之似勉強連屬；而實則皆有至理，亦至奇之文也。』

蓋其所序次第，或爲人類進化之階級，或爲人生修齊之至道，皆有至理，非偶敍次者也。近儒章炳麟略師其意，作易論，闡發古代進化之事，頗有精采。茲錄其上篇於下：

『傳曰：「夫易彰往而察來，開物成務。」六十四序雖難知，要之記人事遷化，不越其

繩；前事不忘，故損益可知也。夫非識記歷序之儕。上經始乾坤，旣成萬物，而下經訖於未濟。物不可窮，言成旣濟，斯局促矣。庶虞始動，其象曰「屯，」其彖曰「宜建侯而不寧。」侯則草昧部族之酋，鶉居鷇食，上如標枝，而民如野鹿者也。當是時，民獨知畋漁，故其爻曰「卽鹿無虞，惟入於林中。」婚姻未定，以刼略爲室家，故其爻曰：「匪寇婚媾。」且夫憂患廉恥之情，雖泰始已萌粤也，是以君子幾舍，女子則有貞不字者。受之以蒙，雜錯質文之間，始有娉女，而爻稱「內婦克家。」初作娉者，略如買奴婢，故其爻曰：「見金夫，不有躬也。」受之以需，君子歙食燕樂。農稼旣興，民之失德，乾餱以愆，而爭生存，略土田者作，故其次訟。小訟用曹辯，大訟用甲兵，是以行師。所謂大人者，衆之所歸往也。衆有所比，同征伐，共勞逸，故其倫黨摶而不潰。其卦曰「不寧方來，後夫凶。」象曰：「先王以建萬國，親諸侯。」蓋黃帝大禹合符會稽之事也。屯之建侯，未有王者，其侯酋豪；比有假王，綱紀已具，城郭都邑已定；當其在屯，雖爲不寧侯，可也。比而不寧，不屬王所，則抗而射之，是以樂有貍首。設射不來，後至者殺，其骨專車，能無凶乎？訟以

起衆，比以畜財，軍在司馬，幣在大府。有軍與幣，而萬國和親，覲威不用，故其象曰：「懿文德。」受之以履，帝位始成，大君以立，由是辯上下，定民志。蓋建號若斯之難也。雖有位命朝儀之文，情尙樸質悃愊，尙通其道，猶泰浸以成否，斯亦懿文德，辯上下者之所馴致。濟否者平其階位，故曰「同人。」君子以類族辨物，宗盟之後異姓，其族物細；有知諸夏親昵，戎狄豺狼者，而族物始廣矣。故同人於宗曰吝，於郊於門，然後其無悔吝也。此九卦者，生民建國之常率，彰往察來，橫四海而不逾此。過此以往，未之或知也。君子之道，言議期命不貳後王。諸易稱先王者七卦：比、豫、觀、噬嗑、復、无妄、渙。謂其建萬國，親諸侯也；謂其省方觀民設教也；謂其至日閉關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也；謂其享帝作樂崇德，殷薦上帝也；謂其明罰勑法也；謂其茂對時育萬物也。然則封建、神教、肉刑、公田四者，後王之所當廢，可知已。傳曰：「乾坤毀則無以見易。易不可見，而乾坤或幾乎息矣。」易之盡見，亦在乾坤將毀之世。』

觀章氏此文，其文義均祖述序卦，顯而易明。益可以見序卦之精矣。

雜卦文體，亦甚爲奇變，茲錄之如下：

雜卦傳

『乾，剛。坤，柔。比，樂。師，憂。觀、臨之義，或與或求。屯，見而不失其居。蒙，雜而著。震，起也。艮，止也。損益，盛衰之始也。大畜，時也。无妄，災也。萃，聚；而升，不來也。謙，輕；而豫，怠也。噬嗑，食也。賁，无色也。兌，見；而巽，伏也。隨，无故也。蠱，則飭也。剝，爛也。復，反也。晉，晝也。明夷，誅也。井，通；而困，相遇也。咸，速也。恆，久也。渙，離也。節，止也。解，緩也。蹇，難也。睽，外也。家人，內也。否泰，反其類也。大壯，則止；遯，則退也。大有，衆也。同人，親也。革，去故也。鼎，取新也。小過，過也。中孚，信也。豐，多故也。親寡，旅也。離，上；而坎，下也。小畜，寡也。履，不處也。需，不進也。訟，不親也。大過，顛也。姤，遇也，柔遇剛也。漸，女歸待男行也。頤，養正也。旣濟，定也。歸妹，女之終也。未濟，男之窮也。夬，決也，剛決柔也。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憂也。』

此文敍次各卦，與序卦不同。朱子語類云：

『雜卦取反對爲義，以乾爲首，而必終以夬者；蓋夬以五陽夬一陰，決去一陰，則復爲

純乾矣。』

馬其昶云：

『雜卦前破序卦之例，從反對取義；後八卦復破反對之例，而仍以義相次，所謂雜也。大過陽殞於陰，至姤則陰陽相遇，此明人物死生遞嬗之無窮也。漸，女歸；頤，養正而復既濟定，生育教養之事備矣。歸妹，女窮；未濟，男窮；陰陽衍違，皆由人事之失。於易始以剛柔之夬，夬有書契之象。易書作而後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憂，是聖人經世之微權也。此蓋篇終總撮其要，謂卽夫子贊易之後序焉，可也。又案胡氏炳文，謂自大過以下，指中四爻互體而言也。蓋六十四卦互得十六卦，曰：乾，坤，既未濟，剝，復，姤，夬，漸，歸妹，大過，頤，解，蹇，睽，家人。此又於十六卦中，舉其半以兼其餘。義亦可通。是知易道廣大，罔未可以一端盡云。』

觀此則雜卦之結構，亦可謂雜而不亂，紛而甚理者矣。全篇多用韻語，尤見情韻悠揚之至。

觀以上所述，則卦、爻、彖、象、文言、繫辭、說卦、序卦、雜卦之文體，略知其大要矣。至於全經及卦爻之結構，尤爲慘淡經營，最見匠心之著作。今論略爲論述焉。全經分爲上下經，上經三十卦，下經三十四卦。上下經之多寡雖不同，而其所以分之者亦甚整齊。今將上下經之次序列下：

上經

䷀乾

䷁坤

䷂屯 蒙

䷄需 訟

䷆師 比

䷈小畜 履

䷊泰 否

下經

䷞咸 恒

䷠遯 大壯

䷢晉 明夷

䷤家人 睽

䷦蹇 解

䷨損 益

䷪夬 姤

同人　大有　　萃　升

謙　豫　　困　井

隨　蠱　　革　鼎

臨　觀　　震　艮

噬嗑　賁　　漸　歸妹

剝　復　　豐　旅

无妄　大畜　　巽　兌

頤　　渙　節

大過　　中孚

坎　　小過

離　　既濟　未濟

其相次之意義，已見序卦及章氏易論；至其卦畫之相次，與夫上下經多寡之故，則沈該

言之頗允。其言曰：

『卦皆以俯仰相次，上下經各畫十八卦。上經乾，坤，頤，大過，坎，離，皆無俯仰之對；下經獨中孚小過，二卦無對，故多寡之數自然不同。卦以俯仰相次者，明陰陽代謝吉凶得失之相反覆變易不窮之義也。上下經略畫十八卦，十有八變之象也。』

此說發明卦之次第，及上下經之多寡，頗爲精審。則全書構造之妙，於此可見一端；豈若周秦諸子之肆然雜陳，或絕無意義者可比邪？

上目所列，如乾與坤，離與坎之類，或謂之對卦，或謂之錯卦，或謂之旁通卦；如屯與蒙，需與訟之類，或謂之覆卦，或謂之綜卦，或謂之反卦。名雖不同，其實一也。

至其全經爻詞義例，尤爲精深嚴密。劉師培言之最爲簡明，茲錄其說如下：

『凡易道從下升，故卦爻亦由下而上。最下之爻爲初爻，其上爲二爻，其三爲三爻，其上爲四爻，又其上爲五爻，又其上爲上爻。例如：

離（上 五 四 三 二 初）　　大有（上 五 四 三 二 初）

由初爻至三爻爲下卦，由四爻至上爻爲上卦。凡爻之作一形者均爲陽爻；凡爻之作--形者均爲陰爻。

陽爻稱九，陰爻稱六：

「如陽爻之卦初爻稱初九，二爻稱九二，三爻稱九三，四爻稱九四，五爻稱九五，六爻稱上九。陰爻之卦，初爻稱初六，二爻稱六二，三爻稱六三，四爻稱六四，五爻稱六五，六爻稱上六。凡一爻之中，雜有陽爻陰爻者，則陰爻均稱六，陽爻均稱九。」』

今按稱上而不稱下，稱初而不稱終者，舉上則下可明，舉初則終自曉。一稱初而六稱上，蓋互文以見義也。卽此二字，其精密也如此。此外爻例尤繁，茲再略錄劉氏之說如下：

『周易各爻，凡其象相同，則其所用之辭亦多相同。大抵內爻爲主，外爻爲朋；陽爻爲剛，爲君子，爲吉，爲存；陰爻爲柔，爲小人，爲凶，爲亡。此易例之大略也。然各爻所稱，均有一定之例，試揭之如左：

凡二五爻稱中，（乾，文言，九二；坤，六五，象傳。師，九二；夬，九五。餘可類推。）亦稱中正，（需、

訟、井，九五，象傳。晉，六二，象傳。）亦稱正中，（比、隨、巽，九五，象傳。豫，六二，象傳。）亦稱正，（履、否、遯，九五餘可類推。）亦稱中直，（同人、困，九五。）亦稱直，（坤，六二。未濟，九二。）亦稱中道。（蠱、解、夬、既濟，九二。）亦稱中行，（師，六五。泰，九二。）亦稱黃。（坤，六五。離、遯，六二。）

凡三四爻稱內（中孚，象傳。）亦稱際，（泰，九三。坎，六四。）亦稱或（乾、漸，九四。坤、訟，六三。）亦稱疑（豫，九四。賁，六四。損，六三。升，九三。）亦稱商。（兌，六四。）亦稱進退（坎，六三。蹇，九三，九四。）亦稱次且（夬，九四。姤，九三。）

凡初爻稱始，（坤、恆，初六。）下稱下，（乾、屯，初九。剝、井，初六。）亦稱卑，（謙，初六。）亦稱足，（剝，初六。）亦稱趾，（賁、夬，初九。離、艮，初六。）亦稱履，（坤，初六。離，初九。）亦稱屨，（噬嗑，初九。）亦稱藉，（大過，初六。）亦稱尾，（遯，初六。既濟，初九。）亦稱窮，（豫、旅，初六。大壯，初九。）亦稱隱，亦稱潛，（乾，初九。）

凡上爻稱終，（需、比、復、夬，上六。否、剝、同人，上九。）亦稱上，（履、大有、姤、鼎、巽，上九。豫、咸、

解、萃、升、井，上六。）亦稱尙，（小畜、蠱，上九。）亦稱高，（蠱，上九。解，九六。）亦稱亢，（乾，上九。小過，上六。）亦稱窮，（坤、隨、旡妄，上六。姤、巽，上九。）亦稱天，（大有、大畜，上九。豐，上六。）亦稱首，（比，上六。離，上九。）亦稱頂，（大過，上六。）亦稱角，（晉、姤，上九。）亦稱何。（噬嗑、大畜，上九。）

有指其方位而言者，即繫辭所謂旁行而不流也。其例如左：

「凡外卦爲西南，內卦爲東北，五爲南，四爲西，三爲北，二爲東，上爲南。方之外卦，二四爲左，三五爲右，初爲前，上爲後。」（鄒叔績讀書偶識。）

有指其地而言者，即繫辭所謂各指其所之也。其例如左：

「凡初爲國門，二爲野，三爲都鄙之邑，四爲侯國，五爲疆埸。」（鄒氏讀書偶識。）

有指其位而言者，即繫辭所謂列貴賤者存乎位也。其例如左：

「凡初爲元士；二爲大夫、爲家、爲君子；三爲三公；四爲諸侯；五爲天王、爲大君、爲大人、爲聖人；上爲首、爲宗廟。」（易例及讀書偶識。）

數例以外，易爻之例尙多，均見於焦循易通例，惠棟易例。今舉其要者著於左：

凡爻之在上者，於下爲乘；爻之在下者，於上爲承。陰承陽則順，陽乘陰則逆。

凡初爻之義，從二爻而定，三爻四爻之義，從五爻定者，謂之往。凡二五兩爻更端而起義，先於初四上三四爻者，謂之來。

凡以陽爻乘陰爻者爲據，非所據者名必辱。

凡由此卦二爻通彼爻二文者謂之至，謂之括，謂之假，謂之懷。

此皆易經之例也。學者引而伸之，觸類而長之，則易學不難明矣。』

觀劉氏所舉，可以知易經詞例之嚴矣。抑尤有進於此者，近人杭辛齋言之甚詳。茲節錄如下：

『爻卦兩象易　上下易

交卦者，本卦內外兩卦交相易位，內卦出外，外卦入內，虞氏謂之兩象易；亦有謂上下易者，向無定稱。今以其內外交易，故名曰交卦。交卦之義，互見於經傳甚多，略舉如左：

履☰☱ 夬☱☰ 如天澤履，與澤天夬內外兩象相交易位者也。故履上九曰「夬履貞厲」。

恆☳☴ 益☴☳ 如雷風恆，與風雷益，內外兩象交相易位者也。故恆曰「立不易方」；益曰「爲益无方。」

半對卦

半對卦者，本卦之內外兩卦，有一象易爲對卦，（如乾易坤，震易巽之類，）或內或外，均與所易之卦象義相關。其例如下：

歸妹☳☱ 中孚☴☱ 如雷澤歸妹外卦之雷易爲風，成風澤中孚，是上半之對卦也。故歸妹曰「月幾望；」中孚亦曰「月幾望。」

蒙☶☵ 困☱☵ 如山水蒙外卦之山易爲澤，成澤水困，亦上半之對卦也。故蒙曰「困蒙。」

以上爲上卦對易者也，名曰上對；其下卦對易者，更舉例如左：

履䷉ 遯䷠ 如天澤履內象之澤易爲山，成天山遯，是下半之對卦也。故履曰「履虎尾；」遯曰「遯尾。」

師䷆ 明夷䷣ 如地水師內象之水易爲虎火，成地火明夷，亦下半之對卦也。故師曰「左次；」明夷曰「左股。」

以上爲下卦對易者也。無論上下卦對易，與所易之卦，象義必相聯貫；惟有見於彖象者，有不見於彖象者，而其意義自在。潛心玩之，必有所得也。

半覆卦

半覆卦者，與半對卦同例，或內或外，各以覆象所得之卦求之，其義自見。舉例如左：

屯䷂ 蹇䷦ 如水雷屯內卦之雷覆爲山，成水山蹇，卽下半之覆卦也。故屯難也；蹇難也。

无妄䷘ 遯䷠ 如天雷无妄內卦之雷覆爲山，成天山遯，亦下半之覆卦也。故无妄曰「无妄之疾；」遯曰「有疾厲。」无妄曰「行人得牛；」遯曰「執用黃牛。」

以上下半之覆也，名曰「下覆。」其上卦易爲覆卦者，爲例亦同，畧舉如左：

大畜䷙
大壯䷡
如山天大畜外卦之山覆爲雷，成雷天大壯，卽上半之覆卦。故大畜利貞；大壯利貞。大畜曰「輿脫輹；」大壯曰「壯於大輿之輹。」

小畜䷈
夬䷪
如風天小畜外象之風覆爲澤，成澤天夬，亦上半之覆卦也。故小畜曰「惕出；」夬曰「惕號。」小畜曰「旣雨；」夬曰「遇雨。」

以上上半之覆卦也，名曰「上覆。」覆卦亦稱「反易，」故互見之義，往往相反。如地山䷎謙，下覆爲地雷䷗復；謙曰「利用征伐，」復曰「十年不克征，」其最顯著者也。昔人不解八卦相錯，卽六十四卦相錯之義，每卦只於六爻中摸索，望文生義，宜無從索解者多矣。

上下對易卦

上下對易者，本卦上下兩象自相對易，如泰、否、既未濟之類。象既對易，卦義必自相對。舉例如下：

泰䷊ ┐ 如泰否上下自相對易者也。故泰曰「小往大來；」否曰「大往小來，」
否䷋ ┘ 自相對舉。既未濟言上下例同，不贅。

上下反易卦

上下反易者，本卦上下兩象自相反易，如頤、大過、及中孚、小過之類。象既反易，卦義亦往往相反之意。舉例如下：

頤䷚山雷頤上下兩象，自相反易，故象曰「道大悖也。」「悖」古文本从兩「或」字，正反相對；一字之微，其與卦象之適合精當至此。「頤」之名取上下相合，而上止下動，非頤亦無以稿肖其象而象之上下又爲反易。玩彖象六爻，無不各顯其義。

大過䷛澤風大過亦上下兩象自相反易，故象取枯楊生稊，枯楊生華，亦示反常

之意也。』

觀杭氏所舉，則易經之設象造詞，其經營之苦可略見矣。

抑尤有奇者西人拉克伯里氏著支那太古文明論，以易卦爲古文，於一字之中，包含衆多之義，曾解釋離卦以爲例；因之以例六十四卦，亦可通者，可謂發千古未開之祕。劉師培亦循其例，而演坤屯二卦；余亦嘗因之而衍乾需等卦。茲幷錄之於後：

乾卦

經文	古代字	近代字	意義
乾	乙	乾	『乙』字古有數多之義；在古止一字，後乃成多字。
潛龍初九	乙	戹	困也。蒼頡篇。

見龍在田九二	乙	七	『七』字从『二』;从『乚』。『二』地也;『乚』卽乙;乙乙而出於地上也。『七』卽『出』之古文。
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夤九三	乙	礼	古文『礼』从『乙』聲。
或躍在淵九四	乙	乙履	湯名履,又稱乙,是『乙』字古以爲『履』字(章炳麟說。)
飛龍在天九五	乙	乾	『乾』从『倝』;『倝』日始出光倝倝也。
亢龍有悔	乙	乹	漢書刑法志:『鰓鰓然常恐天下之乹已也。』

坤卦

經文	古代文	近代文	意義
履霜初六	申	神	鄭注『讀「履」爲「礼」;』卽祀霜神也。

大不習六二	申	陳	「陳」字本从「申」字；「習」訓爲「重」，「陳」亦有重義。
從王事六三	申	伸	從王事則身用。
括囊六四	申	呻	「呻」訓「吟誦」，从口「申」聲，而括囊亦指口言。
黃裳六五	申	紳	紳以束裳。
龍戰于野上六	申	電	陰陽相鬭，則成雷電。「電」字亦從申。

屯卦

經文	古代字	近代字	字意義
屯	屯	屯	

盤桓 初九	屯	迍鈍	遲延不進之義。
屯如邅如 六二	屯	迍鈍	遲延不進之義。
入于林中 六三	屯	杶	『杶』爲成林之木。
乘馬班如 六四	屯	純	『班』爲雜文，通『斑。』『純』爲不雜之文。
屯其膏 九五	屯	肫	
泣血漣如 上六	屯	頓	頓首泣血，皆凶禮。

需卦

經文	古代字	近代字	意義
需	需	需	
需于郊 初九	需	壖	岸邊地。

需于沙九二	需	壖	同上
需于泥九三	需	濡	清也；濕也。
需于血六四	需	濡	同上
需于酒食九五	需	懦	吳汝綸說：『畏懦於福祿。』
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上六	需	儒	儒之言優也，和也，言能安人能服人也。

離卦

經文	古代字	近代字	字意義
離	离	離	
履初九履錯然敬之	离	縭	靴鞋之類。

錯	离	謧	誤也。
然	离	⿰米离	然也，然火。
敬之	离	⿰目离	
黃離六二	离	離（鸝）	黃鳥之名。
大耋之嗟九三	离	⿰口离	老人之歎。
焚如九四	离	⿰火离	失火。
出涕沱若六五	离	漓	流涕。
王用出征上九	离	褵	王出征所用之衣。

此等雖似過於穿鑿；然不得謂其絕無研究之價值也。焦循似已先拉氏而言之矣。其易話、韓氏易一條云：

『韓詩外傳云：易曰：「困於石，據于蒺蔾；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，凶。」此言困而不疾據

賢人者也。昔者秦穆君困於殽，疾據五羖大夫、蹇叔、公孫支而小霸；晉文以困於驪氏，疾據咎犯、趙衰、介子推而遂為君；越王勾踐困於會稽，疾據范蠡、大夫種而霸南國；齊桓困於長勺，疾據管仲、寧戚、隰朋而匡天下；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。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，未嘗有也。以疾據賢人解據於蒺蔾，則借蒺為疾，由此可悟易辭之比例。漢書儒林傳稱韓嬰亦以易授人，推易意而為之傳，於此可見其一端。余於其以疾解蒺，悟得經文以假借為引申，如借祇為底，借豚為遯，借豹為約，借鮒為附，借鶴為寉，借羊為祥，借袂為夬，皆韓氏有以益我也。』

又周易假借論云：

『近者學易十許年，悟得比例引申之妙，乃知彼此相借，全為易辭而設；假此以就彼處之辭，亦假彼以就此處之辭。如「豹」「礿」為同聲，與虎連類而言，則借「礿」為「豹」；與祭連類而言，則借「豹」為「礿」。「沛」「紱」為同聲，以其剛揜於困下，則借「沛」為「紱」；以其成兌於豐上，則借「紱」為「沛」。各隨其文以相

貫，而聲近則以借而通。』

蓋『蒺』从『疾』聲，『祥』从『羊』聲，『豹』『礿』均从『勺』聲。古皆以『疾』，『羊』，『勺』之一字爲之；而其後乃加『艸』作『蒺』，加『示』作『祥』，加『豸』『示』作『豹』，作『礿』耳。此與西人拉克伯里所言，殆無大異。惟拉氏則以卦名當有一共同之古文，而六爻則各釋其分別之義，則周易者，乃可以謂之最古之字典矣。然則周易文體之奇，豈他經所能望者哉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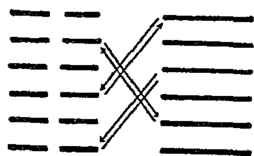
全經六十四卦之爻，其精神所聚，皆欲變而爲旣濟。惠棟云：

『荀氏易例，乾在二者當上升坤五，在四者當下居坤初，在上者居坤三；坤在五者當下居乾二，在三者居乾上，在初者居乾四，如是則爻皆得位。』

今爲圖如左，以便省覽。

如是則乾坤兩卦，成兩旣濟矣。漢易大家，或言升降，或言消息，或言爻辰，其大義均不外乎此。曹元弼云：

『先儒謂乾六爻二四上非正，坤六爻初三上非正，乾變坤化，成兩既濟。』傳曰：利貞，剛柔正而位當也。』經惟既濟一卦，言剛柔正而位當，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，兼三才而兩之，乾用九，坤用六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者也。』然則』易之本在乾坤，而乾坤之用既濟，六十四卦皆乾坤，無不以成既濟爲義。』易之義莫大乎既



乾九二上居　　坤六四上居

乾上九下居　　坤初六上居

乾九四下居　　坤六五下居

濟明矣。漢儒說易一義貫通全經，各有師法，殊途同歸；蓋其說異，而其所以爲說者不異。皆本夫子旣濟傳之旨也。何以明之？漢易僅存者，鄭荀虞三家。荀氏言升降。乾二四上之坤，坤初三五之乾，乾位貞五，坤位貞二，雲雨施，陰陽和均而天下平；六十四卦皆有此義，則荀之大義在旣濟也。虞氏言消息，坤陰爲消，乾成旣濟，坤取息乾，出震成泰，以成旣濟，餘卦消息視乾坤，則虞之大義在旣濟也。鄭氏言爻辰。辰爻者，乾坤十二畫，直十二辰。乾爻就陽位，始於子，終於戌。坤爻就陰位，始於未，終於巳。一陰一陽相間十二畫，則成兩旣濟定正；傳所謂六位特成，剛柔正而位當者。六十四卦皆本乾坤，則陽爻就乾位，陰爻就坤位，皆有成旣濟之道。易最重當位，執爻辰以定三百八十四爻，而夫子所謂當位不當位，灼然明矣。」

然則三家之說，雖似不同；而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當變之以正，以成旣濟，則三家皆同也。然則易之文心可以略見，而易之文體結構之妙，亦可以略見矣。

易經義理之精深，包羅之廣大，尤不可以更僕數。今世盛言科學，茲僅略摘其有合於科

學數十事如左：

（一）天文學

小畜亨，密雲不雨，自我西郊。

胡遠濬云：『天文家論地之氣，受太陽之熱則輕，輕則上升；忽被天際冷氣下壓，則降雨；若復有熱阻之，則但爲雲而已。熱者陽也，冷者陰也。』

杜按：小畜之卦爲䷈，⚋爲陰爻，爲冷之符號；⚊爲陽爻，爲熱之符號。故以九五上九二陽爻爲太陽熱，地氣受其熱則輕而上升；六四一陰爻，爲空中冷氣，地氣遇其冷則當下降而爲雨。初九、九二、九三三陽爻爲在下之熱，當下降之雨，爲此熱所阻，遂不能下降而爲雲。故卦辭曰：『密雲不雨。』

習坎，有孚，維心亨，行有尙。

胡遠濬云：『水之不失其信，可以潮汐驗之。天學家謂地球與日月各有公重心，其潮汐之子午應期，由於離心向心二力。有孚，維心亨，坎之所以取象焉。』

明夷象曰：明入地中，明夷。

惠士奇云『日出地平，明乎上也。日入地平，明乎下也。一出一入，明不可息，故曰用晦而明。』

胡遠濬云：『中者平也。明入地中，日入地平也。』

杜按：如惠說，則古人已明地球爲圓，自轉而爲晝夜之理也。

明夷，上六，不明晦，初登於天，後入於地。象曰：初登於天，照四國也；後入於地，失則也。

馬其昶云：『自五以下皆言明夷者，明而被夷，杜鄴所謂日食之象也。上六不明晦，則日入地平，昏夜之象也。天文家言月運行至日與地球之正中，而月蔽日光，則爲日食。此卦䷣離日在內，坤地繞於外，中互坎月蔽日之明；坤體三爻，地之全球也。五在內，向日爲晝，傷於坎而明夷；外半球背日無光爲夜，上六一爻當之，所以最闇。失則者，失其明照之常也。』

姤象曰：天下有風，姤，后以施命誥四方。

胡遠濬云：『積氣之下陰遇陰而爲風，故曰姤。』

杜按：姤䷫體巽☴。姤有風義，故象曰：『后以施命誥四方，』取風動之義也。此卦象以之說明風之原因，最爲精切。今世氣象學家謂地球之上環繞四周者，皆空氣。若以温度而論，則空氣可分爲上下二層：上層名爲同温層，以其温度不變也；下層名爲對流層，以其温度上下對流也。姤䷫上乾☰下巽☴。乾☰爲天，天健也。故爲不變之符號，同温之義也。☴爲風，風動也，故爲變動之符號，對流之義也。故風在下層，而上層無與焉。當下層地面之空氣，若有一處受熱較多時，則其温度必較附近各處爲高；温度高，則空氣之體積必廣大，而使上層之空氣受重大之壓力。夫然，則此上層之所受之壓力，必較附近各處上層內之壓力爲大；於是空地必向他方之氣壓較低者而流行焉。而他方之受此加入之空氣以後，其近地面之氣壓，必因之而增加；故其結果則在地面受熱較多之處，其氣壓反較四旁爲低，遂使地面各方空氣，均流向温度較高之處。如是流行不息，遂成爲風。今考姤䷫之下卦爲巽，☴

初六--為陰爻，故為地面冷氣之符號。九二九三為陽爻，故為上層，（對地面層而言，非指同温層也，）受壓力較多較熱之空氣之符號也。象曰：『天下有風，姤，』謂同温層之下，乃有風也。彖曰：『姤，遇也，柔遇剛也，』謂對流層必有同温層在上而后有風也。此可以見易經卦象之精矣。

大畜象曰：天在山中，大畜。

顧炎武云：『張湛注列子云：「自地以上皆天也；」故曰：「天在山中」』。

繫辭上：是故闔戶謂之坤，闢戶謂之乾。

胡遠濬云：『乾坤易之門。重濁者質聚，故闔；輕清者力散，故闢戶。』

（二）地學

坤彖曰：坤厚載物，德合旡疆，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。

胡遠濬云：『地學家論地中熱力極大；熱度減，則萬物不能生；熱極生火，故光明也』。

坤六二，直方，大不習，旡不利。象曰：六二之動，直以方也；不習旡不利，地道光也。

胡遠濬云：『此爻乃地動之碻證。直方，言其不離軌道而有常，故曰其動也直。坤順承天，坤之大即乾之大矣。不習无不利，言其自然運行，无所阻礙；全由熱力，正象所謂「含弘光大」者也。』

坤爻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，至靜而德方。又云：坤道其順乎！承天而時行。

譚嗣同云：『地之動，乃聖人之言也。易曰：「坤至柔而動也剛，至靜而德方。」又曰：「坤道其順乎！承天而時行。」又曰：「夫坤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。」易乾鑿度曰：「地道右遷。」尙書考靈曜曰：「地恆動不止。」春秋元命苞曰：「地右轉。」河圖括地象曰：「地右動。」河圖始開圖曰：「地有三千六百軸，犬牙相錯。」更若尸子皆有地動之說。使地不與天同動，而獨凝立於其間，則是倔強不順，而又何以承天耶？故動也者，其繞日也；時行也者，其自轉也。繞日，故四時不忒；自轉，故日月不過。然則所謂天者安在乎？曰天無形質，無乎不在；粗言之，地球日月星以外，皆天也。張湛列子注曰：「自地以上，皆天也，」此以氣言也；精而言之，地球日月星及萬物之附

麗其上者，其中莫不有天存。朱子四書注曰：「天卽理也。」此以理言，而亦兼乎氣也。然則所謂「坤至靜而德方」者，何謂也？曰：此說極精微。自後人誤分天地爲二，其解遂晦。夫地在天中，天亦在地中；陽中有陰，陰中有陽也。就其虛而無形者言之，曰天；就其實而有形者言之，曰地。天陽也，未嘗無陰；地陰也，未嘗無陽。陰陽一氣也，天地可離而二乎？天圓者，地球日月星莫不圓也；地方者，則固曰德方也，非以形言也。猶義無形，而稱其德曰方也。天動者，地球日月星莫不動也。地靜者，亦以德言也，動根於靜也。夫如是，則可以圓而動者爲天，方而靜者爲地，而渾天四遊之說益用明焉。』

剝象曰：山附於地，剝上以厚下安宅。

胡遠濬云：『地質漸縮，乃凸而爲山。有其凹者，始有其凸者。山附於地，剝亦甚矣；幸宅於下厚耳。』

革象曰：澤中有火，革，君子以治厤明時。

曾紀澤云：『澤中有火，治厤明時，卽大地全體中心皆火，大力相攝，故得自轉以成晝夜，繞日以成歲之說也。』

繫辭上：夫乾，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是以大生焉；夫坤，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，是以廣生焉。

馬其昶云『天地之氣无一時不動，亦无一時不靜。故其動也，人不之覺。朱子語類云：「天以氣而依地之形，地以形而附天之氣。天包乎地，地特天中之一物耳。」又云：「其爲氣極緊，故能扛得地住；不然，將墜矣。」又云：「今坐於此，但知地之不動，安知天運於外，而地不隨之以動邪？」此數則證之古經，參之新理，尤爲脗合。』

繫辭上：是故闔戶謂之坤，闢戶謂之乾，一闔一闢謂之變，往來不窮謂之通。

馬其昶云『朱子云：「冬夏晝夜之長短，非日晷出沒之所爲，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。」案此卽往來不窮之說。』

（三）力學

繫辭上：夫乾，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是以大生焉；夫坤，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，是以廣生

焉。

嚴復云：『夫西學之最爲切實，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者，名、數、質、力四者之學而已。而吾易則名數以爲經，質力以爲緯，而合其名曰易。大宇之內，質力相推，非質無以見力，非力無以呈質。凡力皆乾也，凡質皆坤也。奈端動之例三，其一曰：「靜者不自動，動者不自止，動路必直，速率必均。」此所謂曠古之慮，自其例出，而後天學明，人事利者也。而易則曰：「乾，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。」後二百年，有斯賓塞爾者，以天演自然言化，著書造論，貫天地人而一理之，此亦晚近之絕作也。其爲天演界說曰：「翕以合質，闢以出力，始簡易而終於雜糅。」而易則曰：「坤，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」。至於以全力不增減之說，則有消息之義居其始；而易不可見，乾坤或幾乎息之旨，尤與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相發也。豈可悉謂之偶合也邪？』

（四）水力學

訟象曰：天與水違行，訟。

胡遠濬云：『自地以上皆天也。地之空際，天與水爭，而下壓上逼，以違其行，故有訟象。』

馬其昶云：『水學家言井中提出空氣，水卽上騰。可知氣所充塞之地，水不能入；而水能所及之處，氣亦不能阻。』

大過象曰：澤滅木大過。

胡遠濬云：『木浮於水，質鬆積虛故也。必實積過於水積，澤乃滅木；實者大也，故曰「大過。」』

杜按：大過之卦，巽木☴在兌澤☱之下，故爲木滅入水之象。卦名大過，謂其木之積過於水之積也。

（五）重學

大有，九二，大車以載，利有攸往，无咎。象曰：大車以載，積中不敗也。

胡遠濬云：『積者體積也，中者重心也。重學家論積有重心，凡車載物越其重心，則

致頤覆。故曰：「積中不敗。」』

（六）光學

觀象曰：風行地上觀。

胡遠濬云：『光學界考察光之生顯於氣。如人見日光入室，微露一線，卽有飛塵；設無此飛塵，其光卽瞎。風之行於地上無不入，光之所以於地上無不昭也，故曰觀。』

（七）電學

无妄象曰：天下雷行物與，无妄。

胡遠濬云：『雷者，電之動也。萬物莫不有電，天下雷行，而物無不與。此不期而應，誠之通也，故曰「无妄。」』

小過象曰：山上有雷，小過。

胡遠濬云：『電學家考察天上之電，陽多於陰；地面之電，陰多於陽。雷在天上，故曰大壯；山上有雷，故曰小過。電分正負，易固已言之矣。』

（八）生物學

蠱彖曰：蠱元亨而天下治也。

胡遠濬云：『物之生機不遂，而腐乃生；國之仁化不通，而亂乃作。故曰：「蠱元亨而天下治。」』

（九）微生學

蠱象曰：山下有風，蠱。

胡遠濬云：『山上之氣淸，山下之氣濁，而風又自火出者也。格物家考求空氣中多微生物，其性喜麗於濁熱，隨風振盪，而其爲育至蘇。凡物之腐壞皆原於此。故曰：「山下有風，蠱。」』

（十）森林學

井象曰：木上有水，井。

桂按：森林家言森林多之地，則水源足。蓋當天雨時，木之枝葉，可附着水點。雨水不

至一時盡瀉入川澤，得以徐而漸入於地，故地之泉源足也。故曰「木上有水，井。」

（十一）名學

司馬遷曰：易本隱之以顯，春秋推見至隱。

嚴復云：『司馬遷曰：「易本隱之以顯，春秋推見至隱，」此天下至精之言也。始吾謂本隱之顯者，觀象繫辭以定吉凶而已；推見至隱者，誅意褒貶而已。及觀西人名學，則見其格物致知之事，有內籀之術焉，有外籀之術焉。內籀云者，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，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。外籀云者，據公理以斷衆事者也，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。乃推卷起曰：有是哉！是固吾易春秋之學也。遷所謂本隱之顯者，外籀也；所謂推見至隱者，內籀也：其言若詔之矣。二者卽物窮理之最要涂術也。』

恆彖曰：觀其所恆，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

李光地云：『凡天地萬物之偶然不常者，非其情也。故觀其所恆，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。』

杜按：李說最得易恉，此則研究自然科學之精神也。研究自然科學者，皆綜合多數之物而觀察之然後歸納而定爲原則。殆易所謂觀其恆而萬物之情可見者矣。

（十二）數學

劉師培云：『易經爲數學所從生。上古之時，數學未明，卽以卦爻代數學之用。如卦有陽爻陰爻，陽爻爲奇，陰爻爲偶；易爻之分陰陽，猶代數之分正數負數也。』又云：『易經各卦之爻，非陽多於陰，卽陰多於陽，或一陽五陰，或四陽二陰，卽繫辭所謂陽爻多陰，陰爻多陽也。是猶正數負數兩不相等也。故減一陽卽增一陰，增一陰卽減一陽，斯爲定例。又陰爻可進爲陽，陽爻可降爲陰，是猶正數之變爲負數，負數之變爲正數也。若夫一卦之中，陰陽爻相等，則其象必消，如泰否既濟未濟是。是猶正等於負也。此理至精。』

其合於科學之理者如此，其餘教育哲學政治有符於今日之學說者，尤難卒述。僅略舉有合於科學者數十事，以見易之爲書，其文字構造之奇變如彼，而義理開發之精新又如此

也。雖間或有近於傅會之說；然亦非可盡誣者。雖然，此不過一鱗一爪，或前人已有具體之研究，而後人失其傳；或前人偶然感悟，略發其端，而後人不能竟其緒。此止可以作歷史之資料，而不足以自矜耀，以爲今日歐美之學術皆求之於我國而已足者也。世之頑固學究，其勿執吾書以張目哉！

選讀

同人䷌

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，利君子貞。初九，同人于門，无咎。六二，同人于宗，吝。九三，伏戎于莽，升其高陵，三歲不興。九四，乘其墉，弗克攻，吉。九五，先號咷而後笑，大師克相遇。上九，同人於郊，无悔。

彖曰：同人，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，曰同人。同人于野，（『同人于野』上原有『同人曰』三字，衍文也，今删。）亨利涉大川，乾行也。文明以健，中正而應，君子也。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。

｛象曰：天與火，同人，君子以類族辨物。出門同人，又誰咎也。同人于宗，吝道也。伏戎于莽，敵剛也。三歲不興，安行也。乘其墉，義弗克也。其吉，則困而反則也。同人之先，以中直也。大師相遇，言相克也。同人于郊，志未得也。

噬嗑䷔

噬嗑，亨，利用獄。初九，履校滅趾，无咎。六二，噬膚滅鼻，无咎。六三，噬腊肉，遇毒，小吝，无咎。九四，噬乾胏，得金矢，利艱貞，吉。六五，噬乾肉，得黃金，貞厲，无咎。上九，何校滅耳，凶。

｛象曰：頤中有物曰噬嗑。噬嗑而亨，剛柔分動而明，電雷合而章，（原作『雷電』據石經改，）柔得中而上行，雖不當位，利用獄也。

｛象曰：電雷（從石經）噬嗑，先王以明罰勑法。履校滅趾，不行也；噬膚滅鼻，乘剛也；遇毒，位不當也；利堅貞，吉，未光也；貞厲无咎，得當也；何校滅耳，聽不明也。

離䷝

離，利貞，亨，畜牝牛，吉。初九，履錯然，敬之，无咎。六二，黃離，元吉。九三，日昃之離，不鼓缶而

歌，則大耋之嗟，凶。九四，突如其來如，焚如，死如，棄如。六五，出涕沱若，戚嗟若，吉。上九，王用出征，有嘉折首，獲匪其醜，无咎。

彖曰：離，麗也。日月麗乎天，百穀草木麗乎土。重明以麗乎正，乃化成天下；柔麗乎中正，故亨。是以畜牝牛吉也。

象曰：明兩作離，大人以斷繼明照於四方。履錯之敬，以辟咎也。黃離元吉，得中道也。日昃之離，何可久也。突如其來如，无所容也。六五之吉，離王公也。王用出征，以正邦也。

明夷䷣

明夷，利艱貞。初九，明夷于飛，垂其翼；君子于行，三日不食。有攸往，主人有言。六二，明夷于左股，用拯馬壯吉。九三，明夷于南狩，得其大首，不可疾貞。六四，入於左腹，獲明夷之心，于出門庭。六五，箕子之明夷，利貞。上六，不明晦，初登于天，後入於地。

彖曰：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內文明而外柔順，以蒙大難，文王以之。利艱貞，晦其明也；內難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。

象曰：明入地中，明夷，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。君子于行，義不食也。六二之吉，順以則也。南狩之志，乃大得也。入於左腹，獲心意也。箕子之貞，明不可息也。初登于天，照四國也；後入于地，失則也。

睽䷥

睽，小事吉。初九，悔亡。喪馬勿逐，自復；見惡人，无咎。九二，遇主于巷，无咎。六三，見輿曳，其牛掣，其人天且劓，无初有終。九四，睽孤。遇无夫，交孚，厲无咎。六五，悔亡。厥宗噬膚，往何咎。上九，睽孤。見豕負塗，載鬼一車；先張之弧，後說之弧。匪寇婚媾。往遇雨則言。

彖曰：睽火動而上，澤動而下；二女同車，其志不同行。說而麗乎明，柔進而上行，得中而應乎剛，是以小事吉。天地睽而其事同也，男女睽而其志通也，萬物睽而其事類也；睽之時用大矣哉。

象曰：上火下澤，睽；君子以同而異。見惡人，以避咎也；遇主于巷，未失道也；見輿曳，位不當也；无初有終，遇剛也；交孚无咎，志行也；厥宗噬膚，往有慶也；遇雨之吉，羣疑亡也。

困䷮

困，亨，貞，大人吉，无咎。有言不信。初六，臀困于株木，入于幽谷，三歲不覿。九二，困于酒食。朱紱方來，利用亨祀。征凶，无咎。六三，困于石，據於蒺藜，入於其宮，不見其妻，凶。九四，徐徐，困于金車，吝，有終。九五，劓刖，困于赤紱，乃徐有說，利用祭祀。上六，困于葛藟，于臲卼；曰，動悔有悔，征吉。

彖曰：困，剛揜也。險以說，困而不失其所亨，其惟君子乎？貞大人吉，以剛中也；有言不信，尙口乃窮也。

象曰：澤无水，困，君子以致命遂志。入于幽谷，幽不明也。困于酒食，中有慶也。據于蒺藜，柔剛也。入于宮，不見其妻，不祥也。來徐徐，志在下也；雖不當位，有與也。劓刖，志未得也；乃徐有說，以中直也；利用祭祀，受福也。困于葛藟，未當也；動悔有悔，吉行也。

既濟䷾

既濟，亨，小利貞，初吉，終亂。初九，曳其輪，濡其尾，无咎。六二，婦喪其茀，勿逐，七日得。九三，

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，小人勿用。六四，繻有衣袽，終日戒。九五，東鄰殺牛，不如西鄰之禴祭，實受其福。上六，濡其首，厲。

彖曰：既濟亨，小者亨也；利貞，剛柔正而位當也；初吉，柔得中也；終止則亂，其道窮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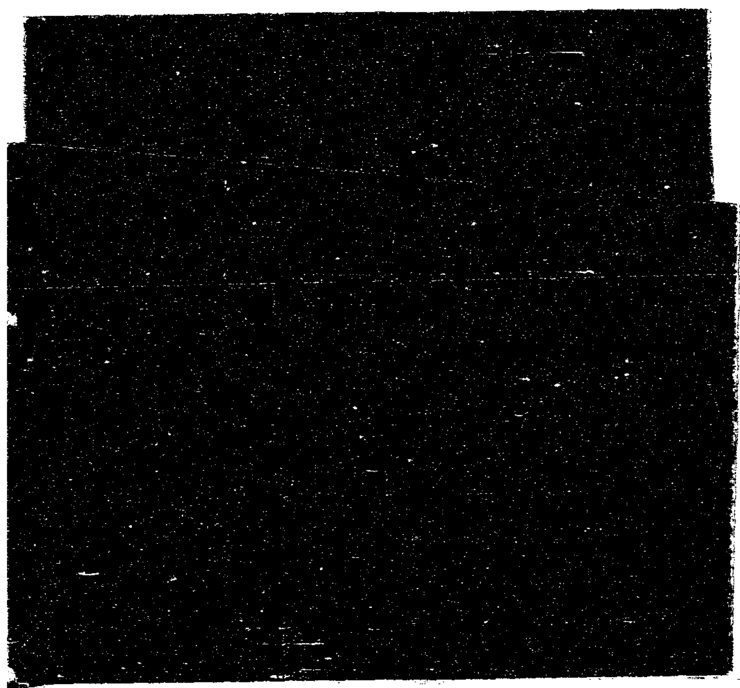
象曰：水在火上，既濟，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。曳其輪，義无咎也。七日得，以中道也。三年克之，憊也。終日戒，有所疑也。東鄰殺牛，不如西鄰之道也；實受其福，吉大來也。濡其首，厲，何可久也？

未濟䷿

未濟，亨。小狐汔濟，濡其尾，无攸利。初六，濡其尾，吝。九二，曳其輪，貞吉。六三，未濟，征凶，利涉大川。九四，貞吉悔亡，震用伐鬼方，三年有賞于大國。六五，貞吉无悔，君子之光，有孚吉。上九，有孚于飲酒，无咎。濡其首，有孚失是。

彖曰：未濟亨，柔得中也。小狐汔濟，未出中也。濡其尾，无攸利，不續終也。雖不當位，剛柔應也。

〈象曰〉：火在水上，未濟，君子以愼辨物居方。濡其尾，亦不知極矣。九二貞吉，中以行正也。未濟征凶，位不當也。貞吉悔亡，志行也。君子之光，其暉吉也。飲酒濡首，亦不知節也。



王雲五主編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周易論略

陳柱著

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

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

The Complete Library
Edited by
Y. W. WONG

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OW-I

By
CHEN CHU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Shanghai, China
1929

A二六三分

